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五

拾遺

題真覺僧房廬

何人夜折茗溪雪，吹落山堂寄清絕。  
夢回軒檻非人間，一岸扶疎碎殘月。  
秋風索索秋意晚，葉外參差明疊巘。  
頗似江南短棹歸，平沙鴈落汀洲遠。  
蒼海遠窻碧玉寒，中有漁父千古閑。  
知君曾次五湖闊，波聲鬢鬢游杏壇。  
少林之孫韻枯木，避世避人何用逐渭川。  
謾復千畝多，江上由來一葦足。

題真覺僧房廬三首

湖山近滅江湖趣  
長歷顏垣仲蔚蒿  
縱有秋風何處  
著遠籬無葉起蒼鴻

屋角清渠瀨淺沙  
風斜雨重倒蒼葭  
沙鷗不下投前  
浦塞鴈重來失舊花

清曉霜鍾喚客興  
餘聲耳知度幾稜層

時見憑欄一兩僧

漢銅弩機歌

甘泉宮中烽火催  
武庫擊鑠殷春雷  
雷山西都尉部干  
登意氣欲壓天山摧  
朔風慘慘隨旗尾  
角聲滿天日色死  
眼吞單于方發機  
南風不競羽倒飛  
血視空卷

尚思戰邊庭無竹可續箭  
斷絃已作塞上塵  
零落銅牙時一見  
土花蝕盡繆篆  
青千年遺恨  
今未平雕鞍  
過盡不回首  
落身几按依書  
繁蘚苔暗淡  
生古色中有少卿  
千斛力從漢至今  
無大黃婦翫兒嬉  
固其職長平箭頭  
豪士憐赤壁折戟  
傳青篇古來慷慨  
共如此脫畧形器  
求天全是機  
雖缺神凜然  
想成風沙射  
鷗天徑欲匹馬  
南山邊何必一臂  
三十卷

晚步溪上

踈踈屐齒印  
平堤露着烏紗客  
未知別浦歸舟  
爭占岸橫林宿鳥  
自分枝開張漁父  
曾中趣漏泄騷人句

外悲會與清溪約長夏風簾水簾蒼漣漪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  
世故真難犯幽棲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鄴侯籤

夏夜

晚市收聲盡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間靜我羲皇  
露沐踈螢濕風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應春坊輓章

鈿槩青燈夜韶鈴紫塞秋請纓雖拜疏投筆未封侯  
帟白風煙慘旗幟霧雨愁從未桑梓接助輓不成謳

和虞仲逸初夏憶黃巖村居

幾曲江村雨外明釣磯漁屋入新晴  
參天喬木淺深綠蓋水圓荷先後生  
歸夢每煩春鳥喚故林可忍曉猿驚  
功成共祖東門道不負溪山舊主盟

次前韻荅石秀才

幽軒返照可窻明政用高談荅晚晴  
共聽銅瓶秋雨急不知石鼎曉雲生  
清詩未讀心先醉別日無多夢已驚  
聞道烏衣盛文史祗愁異姓後宗盟

効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歲月去如矢橫經徒慨然誰能通一藝  
真不負三年

用意窺園外收功刻楮邊幽光回壺簡新意出陳編  
上相黃金重諸儒白首鮮同聲不同調嘆息伯牙絃

###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  
斧收聲輯杖立於前榮間竊語於階者曰棊壘繩畦  
坻粟京稼籌筭掛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  
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尊  
俎靜嘉鷗鷺不驚風月相荅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  
老也又進至於郊閭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旣搢  
旣專秩壺以禮旣序旣飭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

也他日吳君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  
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滴塾得吾醇出浸遠而說浸近  
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旣也畏嶠登輿身  
間心慄厭市築壙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  
肩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於  
大逵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相族黨  
愒勞振乏已責紓逋同其佚於是鄉則畫橫山表裏  
皆君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  
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爲券

### 送張孟遠序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益以自愚坐一室類  
然移日足欲跨戶限若有繫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  
土謠誦隨聽隨忘謾不省何等語諸公長者歲時聚  
會或賜餘瀝顧視左右頡頏作氣長飲大啜目眩心  
悸蹙蹙不安席酒一再行輒自脫歸里中豪浸羞與  
予伍雖予亦毒之狀其疾謁諸人方屢試竟不售有  
自衢來者詫以吾鄉有偉男子橫厲超軼絕出無輩  
是殆能瘳子之疾徐舉其爵繫乃吾同年友張孟遠  
也予聞自喜銳欲往從之遊既春糧矣而孟遠在門  
予益喜過望與之上下論議明雋閑達舌端河漢一

落千里未改旬自視胷中隘者寬窒者通狹者廣向  
之瓶罌今浸化而爲甕盎矣向之沼沚今浸化而爲  
澗溪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遽告行引帝操筆將以  
酬孟遠之勤府箴單竭豪征縷斂卒不得一語意慚  
甚客從旁解之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  
友以竇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欲別謂其友曰何以  
餞我其友曰吾終歲殮不滿子一飯費前馬後乘劍  
佩鏘鳴供子指呼役者乃吾疇昔震輿不敢仰視者  
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索忍  
人哉陶朱公曰是所以賜我也汝之陋在吾則爲儉

汝之懼在吾則爲恭貧之病富之藥也敬再拜受賜  
以孟遠之贍於學而道今古角詞章於其前是猶窶  
人子與陶朱公競富雖市人亦揶揄之儻亟自吐實  
盡發前日之痼疾而不敢蔽則異時環倉華而第百  
藥庸知不獲附於下中之品乎子又奚慚僕曰唯

方夫人誌

先夫人姓方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  
矩安人孔氏之女我先君從事郎呂公諱某之配也  
外王父之沒夫人尚幼服勤外王母左右母子相恃

爲命蓋生三十有一年而歸于先君又十一年先君  
即世是時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携鞠育更  
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姊始出適迪功郎曾棐祖  
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戶叅軍未及祿養以淳熙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  
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  
域別在信州上饒縣之德源不肖孤哀荒顛冥未克  
合柩恐旦暮即死不能終大事亟以次年二月二十  
日奉夫人之喪葬於東萊公兆域之旁至於夫人志  
節履行之懿則俟它日詳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義烏王君瓊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譜王爲右姓族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婦小大無遺言姑余夫人律閫內甚嚴諸婦屏氣側足候伺顏色少當其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焉幫源之亂民十百相保聚捍賊議長皆相顧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里中豪效首虜者率命官媼戚或說王君無後時夫人戶之曰君居兵間斬以屏蔽閭井非利之也即拜爵其誰明吾心王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解佐王君綜理其家者具有條秩蓋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

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寢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克葬于鄉之高麓原青口里二子長安詩將仕郎次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延次鄉貢進士周憲孫男女十男曰自昭自強自得自救自求壻其女孫者曰宣教郎鄂州州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壻曰迪功郎信州上饒縣尉錢遜餘在室曾孫男十二自得父從予遊實來謁銘銘曰

吁嗟夫人

蹈柔則芳

百世之下

安此室兮

爲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啓

講舊遊於群從蚤接茵憑圖嘉耦於諸孫肇修幣聘



載蠲吉旦用展多儀某人宦學載初及茲授室伏承  
其人德容恭勁協此宜家奕奕梁山願自慙於樂土  
湯湯淮水幸將挹於慶源二姓之合於禮為嘉五兩  
之陳其儀則舊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奏凱書林願效范文之後入策勲詞壘濫從東郭之  
先登懼集寵初幸踰望始不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  
善惡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道之將廢閉於王氏  
之詖淫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氛埃之蔽  
再還日月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

允諧公選之求苟非其人不在此位如某者降材謏  
薄涉道顛蒙業猶失閔之廢忘識類闕文之外繆衛  
多君子瞻峻軌以屢驚曹無大夫顧寒門而自絕凌  
兢逐隊黽勉終篇方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  
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泥塗絳縣久遺於舊老不窺  
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慙有甚於積薪思實歸於推  
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  
賢簡丞髦而報國深嘉曲獎字踰華袞之榮博采兼  
收筆或裂縑之誤遂容孱瑣亦預品題某謹當懲戒  
振矜聿嚴元始敢言得雋之易當念措辭之艱惟并

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麟獲誦正學於大庾  
若作鷓飛抱遺經於窮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爲吳友聞作謝發解啓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園棘字若棲鷓書雖天府  
之新心實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  
走姓名於四境波翻雷動沸謠頌於九衢奪於外物  
之光榮成此一時之驕溢靖循其本初無足誇物往  
貨來豈市壘之異事春耕秋獲非畎畝之竒功得之  
者既無矜容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  
是維鈇槩之常蓋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借

前阨春官限三山於弱水遐瞻仕路重九譚於越囊  
物未售而預伐懋遷之能耕未徧而先眩積倉之富  
苟有識者豈至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聞末學龜  
勉詞場之獻凌兢貢籍之登退視同儕袖手率多於  
勝已進當堅敵著鞭敢望於逾人方愧懼以靡容何  
嚮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作成茲蓋伏遇某官樂  
育英髦推揚善類參天杞柳悉由封殖之勤巢閣鸞  
鳳俱出網羅之獲豈容孱陋亦預選掄某敢不佩服  
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用舍行藏  
付窮通於正命

爲人作論旱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席圖治視民如傷去歲江湖數十州  
年不順成憂卹之詔蠲復之令賑給之科丁寧懇惻  
無所不用其極自秋而冬自冬而春自春而夏哺養  
鞠育日望一日今麥既登場歲事有望陛下宵旰之  
憂亦可以少寬矣臣既竊爲陛下今日賀復私爲陛  
下它日慮敢干鈇鉞之謀而冒言之踈賤小臣服役  
州縣不得與聞闕庭之議妄自拂度去歲數十州旱  
害之初關說陛下之前者意其必有兩端焉固有大  
言疾呼言其深可慮者矣亦有隱情匿實言其不足

慮者矣陛下明見萬里弗以不足慮者自寬而以深  
可慮者自儆軫顧經理變饑爲穰此陛下灼知民瘼  
審於取舍之大驗也臣竊恐向言旱荒不足慮者見  
今歲之無事遂進說曰曩固嘗言艱食必不甚流移  
必不多盜賊必不作今前言皆驗彼大聲疾呼者皆  
增加張大其事以干譽要名耳是宵旰之勤殆爲徒  
勞而帑廩之發殆爲虛費也以陛下之明必無敢進是  
說者臣私憂過計或萬分一有之則於治體所繫甚  
大請以臣身履目見者折之去歲旱荒之初凜凜岌  
岌人不自保焦熬焚灼可駭可愕雖號爲大聲疾呼

者亦恐重陛下之憂困厄危迫之狀鑄裁減削十僅  
能達其三四耳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  
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其所以度茲艱歲安帖  
無虞者蓋朝廷周卹條畫如此之詳官吏奔走率職  
如此之勞豪右傾倒困粟如此之衆而陛下寅恭祗  
畏昭格天心導迎善氣又有非群下所得而與者矣  
使不如是則艱食流移盜賊之憂豈止如始之所陳  
而已哉論者苟徒見今歲之無事遂謂向來初不足  
慮是猶疾愈之人忘其針灸砭治之艱難反疑疾疹  
本不能傷生如後復有疾可不為寒心耶此臣所以

竭千慮之愚而冒進其說也臣願陛下清問之燕深  
加紬繹因荒政之告成益知疾苦上聞果有益憂勤  
兢業果有效天人感格果不誣充是心而擴之天下  
之事臣知其無難矣惟陛下宥其愚而采其誠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伯秀名芷少與六  
史同游三山詩六

穎先生之門此詩

異時夫子門論交心獨可晨窻並几案莫繁興燈火  
同外大宗伯道阻山礪礪淡墨濕棲鷗天開棘闥鎖  
高張三百文徧數不及我咫尺判飛沈鵬搏笑爲墮  
風塵兩躑躅歲月惡箭前苛風吹磬口帆雨繫潯陽花

尚一尉旌旗穿紫邏相逢話舊游發置朱墨駭  
手忘寒溫屈指半輒輟官居岸平湖波濤日春箴  
飽看五老面此計殊未左山房舊題名欲往輒不果  
須君發其藏馬卷書自統坐

此乃印接字下爲謝表

爲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問初度於疇人尚記攝提之次傳溫言於詔使有來  
稟飲之頒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謗屬漫  
迫衰遲勳業無成惜流年之尺璧劬勞莫報慨厚廩  
之千鍾每於燕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繼粟繼肉雖  
屢省於便蕃食志食功迄兩無於稱塞退而自揆莫  
知所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覆物以仁馭臣以禮  
修宣王之考牧庶物旣蕃體義易之養賢舊章甫集  
光華異數蕃飾始生臣敢不追經教忠益肩移孝無  
復遺美之地永負親恩惟令含哺之民共均君賜

徐君墓誌銘

明招藝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氣俗射意  
樂田畝而畏官府傲嬉侈麗之習獨不入其鄉予歲  
時上冢過其父老或旬月忘返稍稍遺子弟從予游  
未幾亦領短步儼然出與郡邑之士齒蓋將繼此益  
進而熏沐之則於其親之喪亟問亟弔而又爲之銘  
有所不得已也君諱宗盛字德元以愿朴稱於里閭  
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八明年十二月  
五日葬于鄉之下車塘君無恙時實命其子一夔來  
請業及是役來請銘之弊甚矣幸是鄉質之未彫也

申之孝弟之義引翼克養於古之學者或庶幾焉苟  
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者外觀日勝中實日銷則豈父  
兄所以屬予之意哉遂并書於君之壙以識其初銘  
曰 父菑子播兮將求其實道阻且脩兮無辱斯石

策問

問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父天母  
地肇舉郊祀之大典此聖人所以通天地而無間也  
圓立方澤之制蒼璧黃琮之薦義匹體鈞載於禮書  
者初未嘗有輕重然稽之舜典受命甫始肆類于上  
帝而地則不預焉雖曰望于山川山川者地之別而

非其統也。武王底商之罪，首指其郊社不修。不過以郊對社而已。惡覩所謂郊丘者哉。昊天有成命，周頌也。大司樂，周官也。頌並言郊祀天地，而大司樂則異之以冬日至，夏日至之二時，其分其合，抑將何所折衷也。國朝南北郊之議，名儒碩學迭相論辯，溢於編簡，迄未能定於一。此固議郎博士之責，亦為學者所當共討論也。盍深繹郊祀之本，參經撫傳，歷考前代，因革廢置之所，繇詳著于篇。

問文之時，用大矣哉。觀乎天文以察乎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殆非繪章彫句者之為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為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問兵不從中，御將不可數易。不其權而又其任固守邊之本務也。疆場之司，安危繫焉。束以微文，迫以峻法，朝除暮易，炊未及熟，又挈挈而之。他雖有雋策，何自見其長，而騁其材哉。通者朝論以兩淮障塞隣敵。

建久任守將之畫授之以柄饒之以財解縱繩墨一  
聽其所爲是雖十藝祖之邊政固可匹休儷美而無  
憾也昔羊祜之於襄陽成汭之於荆南張全義之於  
西洛咸以委專成久變彫荒爲富盛得人如數子者  
固善矣如萬有一不能盡負閩外之寄其可不豫思  
所以處之哉廼者鎮撫使之亟拜亟罷其本末首尾  
皆人耳目所接尚可覆按者也願詳言之以佐帷幄  
之餘論

問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所以表天下之善而示  
無窮之勸也且以文名爽以康名闕天以尊顯揭日

月於有周一代群臣之上固非墨客弊人之所敢議  
蕭何曹參同爲漢相而何之謚曰文忠參之謚曰懿  
一多一寡說者疑其有優劣之辨衛青霍去病同爲  
漢將而青之謚曰烈去病之謚曰景威一詳一略說  
者疑其有厚薄之殊不知當時之君其意果有輕重  
乎抑無意於抑揚而偶自爾也房魏並以賢佐稱而  
文昭文正之謚雖無多寡未必不寓隆殺於其間英  
衛並以武功顯而景武正武之謚雖無詳略未必不  
寓厚薄於其間自古人君之追榮將相其處同功一  
體之人所以每難其一心之公也——主上慨簪履之





原件短缺

缺 P16

遺而念機軸之舊聽鼓鼙之聲而思封疆之行廼者  
中興以來將相有勲勞于王室者易名之典或未克  
舉賁之美稱以發潛德之幽光光寵焜耀固非上如  
太常之紀大烝之享景鍾之勒而已也願歷考古今  
將相之盛烈歷代褒飾之榮觀謚法六家之異同曲  
臺諸儒之予奪博考徧述以占一聖意之所在

此句承接字下尺牘

尺牘

荅潘叔度

某到嚴已兩旬郡庠亦漸成次序規矩皆無所更改  
但辰入未歸以身率之而已不在齋者但回當日食  
行點齋不到之罰  
在學士人樂從者十之八止有八九人教市學者頗  
相妨昔時此曹終日在外點被遇  
兩勝時乃來今遂不能爾也鄭樂道為人自平  
實但所病者力不足耳程易繕寫今幾何年兄千萬  
少留主盟俟其寫畢乃為此來不然恐遂散漫不舉  
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  
善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如極稱重劉宣之而

以王龜齡為未至此一段話最可取世人每以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有所未到論亦未以為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

朱元晦亦未以為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但相待獨厚恐於同僚形迹已再三懇之更俟一兩日當力言之也張守聞年兄誠篤甚願見他時到此見之似無害易傳刊板更望留意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程易既下手則畢工會當有期因見點對諸公告時勉厲之不惜前勞則無後悞不特刊書也下訪之期未有日否雖夢寐誨約

恨挈音之遲然若得勉留三四日過至節乃行得此書粗有端緒尤幸叔昌得暇能偕行否鄙梓漸就緒亦無撓規矩者加之歲月湏略可觀也

又

林謙之以繳新端除目遷工侍次第湏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可喜日來時事變更疑畏者頗衆然有心於避禍終不若無心於任運耳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居却掃幸無他撓讀書亦不廢常課但終欠講論之益耳朱文許春間偕為溫台之游甚恨尊兄在遠不得同之也外祖像上納偶南安便行甚遽略此承問

某杜門久不聞問日深馳系病體已成廢瘠不復可料理但靜養順聽爲况却安適也荊州之計念之至今心折奈文錄去所欲言者盡在是矣聞朱丈往相招不知曾成行否講論想甚樂病中只有仰羨爾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譙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厚重氣象未必能動人也偶除故官其不可出人人所知但一番控辭酬應恭甚勿勿作此他惟爲道義加重

與李侍郎仁父

某津亭請遠又復改月惓惓已不勝瞻仰即日初冬凍雨恭惟舟御所次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冗

食東觀偶未汰斤經年陪侍誨席所以愛予教督周浹隆洽一旦驟遠函丈頓覺孤跡瑩然無依雖強顏官次意緒忽忽如有所亡也武陵合符猶在來春莫若小榻鄂渚爲度歲計文潛旣到凡百當能調護况舊治種種人情想不至落泊也連日風雨舟行計亦齟齬不知寢食亦安穩否念念蹙然動心所恨微官束縛不得身護行李惟一味馳鄉而已便介亟行勿勿附起居向寒惟祈厚爲斯文崇護以俟陽復泰亨之寵

某官次痛遣但塊處索居所懷偏塞無與紓寫默默隨群寢就頽弛日積愧覲比復同舍例攝省戶偶占

禮曹雖目前文牘極清簡然稍有討論便繁典禮責  
諉政自不輕也開府之始酬酢經理想亦小勞區畫  
飄飄江渚之久今行李既遂按堵亦可少就休愒也  
遠方人士亦有可與語者否史事諸志自冬春來雖  
各粗成編沓然首尾不完節目斷絕殊未有次序今  
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辦第恐抵牾處  
多耳徐錯通釋紹興本近方得之比館中本闕十卷  
蓋此書本名說文繫傳各分子門其前三十卷謂之  
通釋乃印本所有後十卷各別有名乃印本所無今  
謹抄錄送去但此本蠹能闕字極多若得暇以說文  
參校義理亦可推尋也潘義榮編年謹納上唯伯祖

履歷及其他文字累往家叔處取猶未到當更趣之  
纔得即尋便轉致次仲信祠祿文字前此與傅景仁  
同將上獨見却執須更待少時耳季修聞尚留蜀中  
莫非久還侍旁否近事邸報中可得大略周文自春  
來請去之章已四上李壽翁亦以病告經月陳能之  
入史院一日即得眩瞽之疾迨今未平大抵目前善  
類或去或病悒悒殊鮮况也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  
多閑暇長編莫曾下手再整頓否遠地士子固難得  
亦有可與語者否建茶三十夸謾助午啜敢幸筵留  
所諭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漸可整頓  
否雖遠方難得人商榷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

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但自違函文胸懷偏塞無所發紆雖猶黽勉於此寡耦少徒殊鮮味也艤舟許時啓處飲食豈能一一安適俯領郡寄固亦少阻歸興但進退逶迤上可以見君子體國之意下可以杜塞不見察者之議蓋未爲失策也地理志以某方出幾幙埃假滿當詳閱討論當已無遺恨苟猶有合增補處即一面與周丈共議修入却續拜稟次通釋比從姚倉求本會其行部猶未送到當更趣之所闕卷數比因館中修書目却尋得全本但有脫方字處極多當併錄呈次舍人伯祖履歷以家叔自南安歸有失

子之戚俟其悲傷少定當可得也潘義榮文字亦當更趣潘監監政恐未必曾纂集耳史事猶有五六志全未有涯勢須展限人情易得因循殊未可期也鄭景望出守宛陵於養親極便但館中益覺索寞耳陞辭所論甚剴切良可敬也廷對讜論者率在高等蜀士亦有數卷甚奇但幙中不敢錄本耳武陵民淳事簡黃堂必甚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訂修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遂爲完書若抵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上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所

欲布陳者何限要非能究鄉風不勝倦倦

其官况碌碌粗遺日來史限迫趣率常宿館中舛錯

毛起猶未見大功緒甚恨函丈在遠不得一一質正

也武陵民淳事者當可為治亦有佳士可共語否龔

參父子沒於瘴氣相傷劉樞亦復不起善類甚惜

之也張欽夫帥荆南不知已到官未同在一路九事

可相應接亦非小補也陳丞相有奏事之命猶辭免

又未知到闕去留如何劉文潛在桂為况何似亦時

相聞否劉子澄已外除諸公莫為言者近得渠書只

欲求祠也

某官次竊祿凡百猶遣史課雖粗不廢第同舍遷易

不常猝未就緒北扉雖有其志而力不足每相與浩

歎共思去歲合堂同席之樂也聞復刊緝長編條例

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李群玉詩謹

抄錄拜呈餘金併往向來說文繫傳非特校對草草

政以元本新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

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張欽夫不知已

到荆南否朱元晦辭南康已有不許辭免便道之官

指揮不知竟肯起否劉子澄已從吉此間媚嫉者頗

眾執不過得一倅又未知闕次何如爾

史事諸志近略見涯緒但職官選舉一兩志未就條

理耳同舍去來不定故難見功也黨籍本末想類次

已成編謝上蔡曲折當以問朱元晦得報即拜稟近  
聞辰守微有齟齬雖未得其詳其竊謂邊防經理雖  
不可緩要須中外相應乃可展盡苟或未然不若姑  
隨時蒐補因仍舊貫之爲善也

某歲晚忽感末疾重爲醫者所誤既投熱劑又復吐  
利疾證遂頓危殆亟更醫易藥幸而所用藥漸見效  
此一月來手足間皆能自如但微有弱處精神言語  
則不甚有異於常時但病體疲苶不堪少有衝冒雖  
蒙恩補外而留滯許時殊覺不安更稍可強勉即買  
舟東歸矣文海奏篇異數便蕃一時紛紛蓋因忿激  
而展轉至此病中唯靜審以處之而已其始亦未欲

以聞蓋累有宣諭故不敢緩也恐或欲知契丈祠請  
既不遂正人未遽遠去善類朝夕以冀宣室之興思  
也

垂諭夏小正及謝顯道出處暨檢元祐軍防篇病中  
未能及此辰守回避之說亦以卧病無自而聞知然  
人之異同亦非我所可計耳令嗣皆已別拜書

與陳同父

某掩關幸無他惱但立秋後以酷熱緒閱亦稍廢耳  
桓靈寶之喻讀之竦然凡讀易者要當深知此觀象  
之妙非克盡已私者不能與然自昔英豪於事幾之  
際反瞠然乎其後彼固非屈意於克已者果何說耶



若便以私意揣摩億則屢中斷之則其懸解於抄忽  
毫芒之表者揣摩之譏殆不足以當其心也蓋天姿  
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但  
矜為己有則不能與時偕行多迎隨附益之病未知  
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  
於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策問  
誠有味其言反復展玩不能去手諸生有能領此意  
者否讀裴度題尤慨然三嘆也章侍郎行狀已

第恨平生未嘗接其言論風旨故於書法詳略不能  
措議祇見文氣之踈宕高勝而已其間如論鄂州財  
賦云公威馮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論筭仍舊管軍

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云云論虞  
丞相罷去之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至允  
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末云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  
不足據此數條皆是尤妙處亦是合斟酌處也

專价伏奉誨示引紙疾讀恍如握手不知相去數百  
里之遠也長夏溽暑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館下粗  
遣自入夏來以史限督趣平明趁局日落乃還舍人  
事醅酢一筆勾斷終日在書冊堆中與往在明招况  
味無異只是糜耗廩稍每自愧恐耳時事非唯未易  
插手職守各有攸司又兀然無上下之交若欲強聒  
則尚口乃窮矣平生非子子拘小諒者苟有善意其

敢不承接而疏導之此蓋兄之所深悉也諭及近况  
之詳慨然浩歎者久之百園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  
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  
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井泮不食爲我心惻蓋非井  
交之盛而兄以此自處乎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願  
以慰見慕之徒之心幸甚廷對山林草茅之論自應  
有少斟酌者後來亦深勉諸人勿謗本傳播政如來  
諭所慮也居厚正則景明道夫已一一道來意矣益  
恭諸公方且調護未知能回否不然則且歸俟闕期  
近來請祠亦必可得也張欽夫近喪子得書極無况  
力請出廣遂有鄂濬之命亦且得歸也劉茂實固賢

者但舉劄一事從前不曾破戒然旣蒙再三之諭俟  
見李壽翁如其語及亦當贊助也

某館中碌碌粗遣但豪髮無補蠹耗太倉積愧如山  
耳居厚往見必已前到今正則又赴約握手劇談亦  
是快事一官所縛不能追逐上下其間殊憊然也清  
馥香一貼鳳團一斤漫爲山中之信其他正則自能  
詳道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  
百姓而慤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  
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  
重耳

其官次粗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  
相繼引去之後又欲成群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  
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  
為求田問舍計耳三啓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議論  
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  
政倦倦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  
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亦  
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憂居後曾得消息否  
其碌碌如昨無足云者示喻敢不敬領但太倉一粟  
或出或處豈能有所關繫但自當靖共守位固不敢  
無事自生瘡痍也

其碌碌官况粗遣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  
闢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祇  
是唱高和寡耳漕臺却盡如人意王道父尤濟事也  
此月二日已畢芮氏婚事祭酒夫人自送來感念時  
音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共淡泊也試闢得  
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  
認監魁卷子為吾兄者亦可一笑也歲事既畢田間  
必有佳况亦特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一兩士子伴  
否李壽翁升從班差強人意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  
耳鄭文移過宗寺君舉蹤跡遂安矣  
某只今病狀除手足萎痺外其他頑健略如平時看

書以舊難除終是有過當處凡見愛者無不痛口鐫  
戒雖未能勇從然亦漸就減少也永嘉之行未便登  
途否比寫得正則一書而人不來取今以拜納書中  
數語偶與來教叫屈之說合與正則發緘可共發一  
笑也張荆州不起此自有所關繫豈獨游從之痛哉  
使其不死合點檢整頓處甚多至於不自是不尚同  
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居厚無他苦否五月間聯騎  
相過甚幸病中尤思朋友旦夕之望

承旦夕見過數日以望四經說千萬携行瘡廢沈滯  
政賴此以醒之耳小輩作撓似不足介意顏子犯而  
不校淮陰侯佯出跨下兩條路徑雖不同這一般都

欠不得幸深留意鄙諺云赤梢鯉魚就壘瓮裏浸殺  
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縣令斷送了事變大小  
豈有定所哉病中畏寫字如虎縷縷至此意亦可念  
也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  
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制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  
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  
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  
為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  
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  
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

亦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區不知系

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

贊邪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來歷甚嘗其

禹之事兩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予奪甚有味但文

語未曉又文帝三駕伐吳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

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

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

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二夫耳

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

尚書令皆一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

者之作天猶以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

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

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翱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

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其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

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

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

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

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姿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

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

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

盡之語也

與陳正己

其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鐫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斂膏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乍還膝下承顏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憊憊之禱唯覲終之以不倦而已子靜經從稍款否宋文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耆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丘吳三子皆朴茂可喜第暑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兀坐一室絕無琢磨之益賴此警發憤憤不啻飢渴也他祈爲道義必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矣

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爲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亦不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乍還侍旁當有餘樂幹蠱計漸見次第先之以身諒無不孚應也

與葉侍郎

正則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以可大

與郭養正

某哀苦日深無足言者之官既已定日跋涉良勞兩月來所講論細大亦略備矣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

簡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  
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千里之別敢以此言為  
箴

某哀苦待盡行矣祥除追慕殊無生意年來自念已  
分工夫殊欠闕自歲初盡罷遣習舉業者庶幾不作  
無益害有益自此來講論者既無外誘當易見工也  
前歲面講者蓋甚詳悉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  
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  
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  
得汨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  
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

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某一病踰年近覺差健但去秋有悼亡之痛至今懷  
抱猶不佳耳到官漸久想浸諳悉外物皆非可必只  
得自盡其職事以聽其何如勤謹寬耐勉之足矣新  
宰林和叔氣味既可親且詳練不苟前輩謂初官得  
長官之賢是終身得力處誠如此也適已面語吾友  
矣種種與之咨論必甚有益以吾友下問之塵故及  
此病中不暇他布餘惟力學自愛

所論條目詳悉足見不苟此皆所當然者若人以為  
異之類皆未熟之所致但篤信而行之不要有自矜  
之意又則自不見其異矣他不必過慮也林宰端

審朝夕相聚必極有益蓋非特坐談耳

與鞏仲至 乾道辛卯冬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修業如吾友之文用於課試  
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  
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轍之問否他惟以  
時自愛

與張知縣 商鄉

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  
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覬毋廢初  
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後入郡當在何時  
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某適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他無足言者政聲藹然  
茲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切有欲布陳者  
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  
他惟若時珍護前拜名節

大猷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九事必易然要當  
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  
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  
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忠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  
或誤認縱弛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  
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



大害也

前此豪猾意在搔擾縣道多端妄論人吏使縣中不能存立此固當主張也然人心易得偏恐爲彼所激而主張太過要當於吏胥姦弊上高着眼彼見吾意在抑豪強必取此迎合增飾以行其私意此尤當精察

有自嚮州來者說吾兄嘗雇乳婢價直間有未盡處在西安縣竊料此必樞府使臣輩唱爲此說流言固止於智者然既立敵者衆凡涉蕙苒之嫌者要當力遠之

某比者冒被除書實出推揚之賜第學淺識闇不足

以表率多士而踈懶之性驅之於奔走酬酢之地尤非所宜益自懼耳昔嗚然未蒙箴規砭劑之誨殆非素所望於門下者也改月遂行益遠屏著預深悵快

示諭謹已稟知張丈矣竊謂當官而行內省不疚則毀譽之紛紛一聽之可也願益有初志使一邑終受實惠幸甚

某龜勉復來遂冒文館皆疇昔教誨之賜感佩曷勝第疏野之姿置於酬酢之地終非所安耳因風尚望鞭策俾逃於戾幸甚政成化洽想綽有餘暇譽處如此豈一方所得久擅耶質之輿論召擢在旦莫矣重

番之賜殆非所望於故人不敵效尤以取疎外尚幸  
怨察

某闔戶待盡無足勤記錄承聞視篆在即一方凋瘵  
得賢者拊摩覆護百里之幸也日來督趣旁午錯日  
難展手然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  
之心益厚則斟酌調齊羊腸蟻封間蓋自有餘地也  
益遠展對臨紙悵然

接字

雜說

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為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為  
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  
纖芥之過是以一濁而汙百清也人必競以為怪矣  
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  
所聞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百  
濁也人必競以為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以為大焉  
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為故其心易足其名  
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  
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於乎士之不幸而與  
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為惡哉雖自守為善而冥冥之

中已爲所移矣戒之哉

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間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蘧伯玉有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與惡人處之法也所謂就者就而不逆也所謂和者和而不同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其書明日讀其傳習其前

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勇怯豈有常哉亦在夫勉之而已矣衛太子蒯瞶為  
趙簡子右望鄭師自投于車下及戰鄭人擊簡子中  
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勇  
怯變於頃臯之間所謂勇可習也

善猶秦也惡猶越也動與惰猶車馬也善之與惡相  
去亦遠矣驟驅小人而納之君子之域不能也驟驅  
君子而納之小人之域亦不能也然使小人而動則  
矯揉磨厲氣質之移不期善而自善矣故勤者適善  
之車馬也使君子而惰則燕安逸豫浸忘初心不期  
惡而自惡矣故惰者適惡之車馬也學者審其御而

已矣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  
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  
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  
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  
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  
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頌師所聽之言無非法  
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禮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  
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  
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

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  
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  
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  
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  
後可行志間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  
足知此理哉

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  
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  
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去度修備人才  
務實荒政十有二便是法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

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  
有味

以左右民不使之在左在右輔助之歸於中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見時便思便授過後則  
無益

修辭立其誠凡人須是誠實若有此實便發此言此  
即是修辭此便立其誠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朴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  
日大

聖人制喪禮父三年母朞非重父而輕母須識得乾  
坤之義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受氣者天成形者地其

義自是如此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子靜曰關雎是后妃之全德餘篇皆指一事說自鵲

巢以後亦如此此只論二南

看欲以師事有若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

題出來

孔子當時見顏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眾人

事告子貢可見後來子貢及築室於場一段亦可見

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

司空之官主之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

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

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何謂三綱舉其綱萬目自張人君既正於上則百官

兆姓皆舉於下父既正於上則嫡庶皆舉於下如夫

為婦綱在庶人則一妻一妾以天子言之則一后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既正於上

則后夫人皆自正於下

必先斯四者范滂夫說如人之身易受風須多著衣

服此說亦好

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

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惟商鞅一出皆反聖人之道便已則從害人則不恤  
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  
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奉順天德是總前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毋泄地氣是八家一井不多置井

春夏出就田廬冬間入城郭不比今時去城郭遠甚  
小曰堡其次曰邑又其次曰都自堡邑城郭不過二  
三里間

宣王小雅始於六月大雅始於雲漢二詩相表裏想  
雲漢在前六月在後或曰宣王初間如此之銳而後

來至有白駒黃鳥之刺曰此非是不學只是做不到  
底厲王無道民心怨怒至欲殺其子而召康公殺其  
子以代宣王之死當時大臣雖欲立宣王而不敢至  
共和十四年宣王方立想宣王在此十四年豈不下  
工夫若不如是一旦出來如何便得天下喜於王化  
之復行以此見得宣王不是不學

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先儒議論  
蓋謂學生

讀詩不要思量過當須識得當時意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惜乎無正風意

學者多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  
焉而勿正此本是趙岐說後生却謂伊川創出此說

今所編詩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着詩先  
要看大義又要研窮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是  
看大義研究時却須子細看

陸教授爲人慈祥誠實所謂吉士

律惟隋時理會得子細唐時因之——本朝即用隋律  
方鎮源流本自秦漢間事秦則守監漢則刺史刺史  
即今監司之類其後以爲州牧權始重

周禮自橫渠始開門戶先叙官以歷代較看次看前  
三官次理會王宮一門

李迂仲說鄭風是淫亂詩不然孔子告顏子以爲邦  
乃聖人治天下之規摹與後世做箇樣子尚說放鄭

聲安肯却入在詩中

大抵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  
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  
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  
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追王大王王季記謂不以卑臨尊此意恐錯武成言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蓋王業始於大王王  
季若其子爲王父爲百姓豈可不以父爲尊

或人問中庸鬼神一章曰後生未要理會此且須理  
會孝弟忠信此亦非兩事且如人遠去家至深山廣  
谷之中而不敢爲不孝不弟者何須是識得此



汪端明與人言事或人雜之以他事至終必卒其言乃已

侯師聖避盜胡五峯庵中其僕厭久以沙和飯一日五峯見之怒其僕因曰何為不言荅曰旅瑣

或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害不止及其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為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迹執而不化遂有

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然蒙時便須教之以正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為小人矣

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只是曉事

顏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略不同顏子欲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顏子善問者也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勿字最要體認四者之中勿聽尤難非是用功

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學者不可起長嘆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其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儒者當通世務只緣近來儒者要通世務又却不能為純儒此說亦甚深長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

看周禮須先看叙官先錄歷代百官志及本朝官

制

逃墨必歸於揚逃揚必歸於儒蓋墨者泛而無統必至於揚吝嗇而後可近道

已亥秋所記新居對諸生說

後唐莊宗入汴志便滿者何故曰但一將耳

經須逐字看

讀書須下大工夫久後必有所見

侯景之亂雖無朱异梁亦必亡觀其後嗣之所為其終亦必亂

正義說吳楚僭亂所以不列於詩亦不須如此看只

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吳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所不及吳又是最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然如人坐暗室又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意爲善或既於困苦今時不及昔人朋友間能同心叶力曰此只看有朋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愠然後完備老子說知我此已自說得錯

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孟子說明於庶物尚書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德後振民先  
修己後治人此通內外之道

關雎女曰鷄鳴大小雖不同其意則一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  
故精何嘗一一炫耀出來

看書如與人交游不必事事要如他與之熏習久必  
自有味

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  
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崇棣一篇非真實是究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  
故終之曰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  
不可以不弘毅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說性命不知曾下幾年  
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  
者發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  
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看有狐詩如居一鄉須一鄉之情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  
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

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王讀書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大處如定之方中及黍離是也小處是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處如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中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看詩即是史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兔爰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不見答意但則美族氏之盛容兒之美車服之華則其人可知矣如中谷有雜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與有狐不同大凡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此只是看文

義

戰國今人皆不識自春秋以來亦是一節通監自此入亦有意

戰國有七雄皆非古之諸侯四國是篡臣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一國又僻陋戰國之時正如一箇人家初爲士自後變而爲商家

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据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天官總許多宿衛地官載許多圖籍此二官所以大也

看周禮政如看一株樹其他皆分枝布葉

典是堯舜夏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之仁人只是一人全無可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說話處

馬遷能克己可勝仲舒莊周能克己可勝荀子

唐時有畫鍾馗第三指擦一小鬼或人命畫工改之畫工持去數日後乃自畫第二指擦之問何不改對曰前時之畫其力乃在第三指所以改不得

問趙仲長不說衆人所說之話何謂衆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說東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庚子所記是年春撫州陸子壽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

孔子但教漆雕開仕不曾教顏閔此處當看

內政當作兩節看始初管仲但依周制作鄉遂將成之際爲桓公催趨得緊所以作內政自奇變爲耦看國語可見

或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夫子亦可謂得用至十三年能感動得二家隳其城尚有一家未隳据左傳見隳費亦自費力當時夫子不因齊人歸女樂去魯時此一家亦自未見得以此見得天下之事不易做而今天下只因其勢而爲之凡事亦不可遽爲當時諸

侯治一國猶近而易爲今則難對曰只要知大條目姚崇所謂擇十道使亦其一或曰此在得人上須是陰培養得人才然後可對曰人材須是他務實方得然後逐一節移去

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揚炎自然有此等人出來

光武治天下規摹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曰天地只是和氣尹和靖為人極和粹後愈和  
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  
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  
論治道皆有規模

顏真卿雖不甚得講貫其議論亦活如論封號一事  
亦好

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及  
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  
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

說說史列陣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  
不易廢

為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劉執中初間不屈王介甫後為王介甫用此是如何  
或曰只是無本領介問何謂無本領曰著實工夫便  
是本領葉公好龍見真龍至便驚相似學者亦多坐

此患不可不察

宗果嘗曰聰明人有三斗昏

芮文國器每對人說話至退必入室默思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目錄

卷一

一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目錄

第一卷

年譜

壙記

第二卷

祭文廿六首

第三卷

祭文廿一首

畫像贊

哀詩十九





